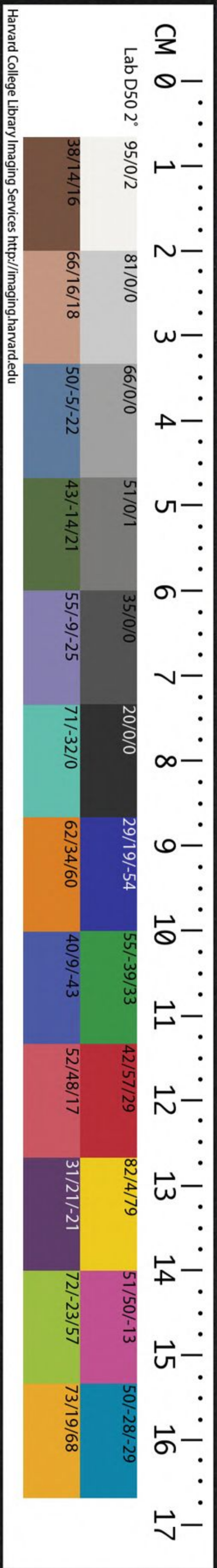


T693/4208(19)

1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春秋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哈佛大學藏印
圖書館珍藏印

定公一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詳見昭公元年

鄭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魯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圖霸

宋詳見昭公元年

晉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

分晉之勢成矣

衛詳見昭公元年

蔡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頃公五年

陳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馮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二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公

邾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詳見昭元年

楚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越敗吳于攜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常卒勾踐立吳闔廬
闔廬常死吳師伐越越勾踐襲敗吳于攜李射殺闔廬

敬王十一年元年魯定三年景三十九年魯靈二十六年

惠二十八年元年昭七年吳闔廬六年春王魯隱公通元年

昭公在外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

昭公在外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昭公在外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者正諸侯之即位定何以無

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

得正其始者有不善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

唯定公即位獨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昭公之弟也昭薨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

於乾侯季孫逆其喪發太子衎及務人而立公子宋
焉喪至于壞墮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
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曾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
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衎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
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
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戀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同
曰主人謂定哀讀謂經傳謂訓詁設使定哀習其經
而讀之問其傳解詰則不知已之有罪矣同不書
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黜強臣
而存公室也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
魯國之政聽命強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
朔之無所承也家氏曰子孫定之弒宣公之立襄仲立
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
正月者正月者天子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不書
之國中者也惡弒宣篡是雖為篡而魯猶有君今昭
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

魯國無君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發
賊臣所得頒也周氏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
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
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
不可以不存也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稟
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
專也周氏曰元年書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
克踐作是昭公之末世未得為定公之始年也周氏曰
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
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
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
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
教所關其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
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秋亦昭公已薨則此年
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秋亦猶晉建武元年是
帝既發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
元年春正月也盧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

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在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左傳春

疾之大夫于秋泉將以成成周魏子蒞政衛虢侯曰并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外各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為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汜獻子去其柩停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躬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我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邲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我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我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

辭而抑我以神我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竟曰苟義弘齊高張皆將不免長叔歸天高子適人天之所棄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義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義與而不與大夫之義何為微之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與大夫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

役也國代宋受功役為反子偽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

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

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禮司隸乃

大司寇刑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

訟斷反亂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

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前獲霜之漸執而書其地四氏曰春秋書

不書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義諸侯不得專

執况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

疾之也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

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

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

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

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

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左傳云會城成周

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

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城成周不歸京

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

于成周特稱京師者所以誅晉周室此於小國

失常尊之分也非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

人之意蓋有在矣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

氏云會于秋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秋

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

吳氏曰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

于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廬俊曰此條以事

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

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殺梁胡

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其京師為

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傳叔孫

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

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

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

街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此也喪及壞墮公子

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侯戊辰公即位

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
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錄乎
內也。禮記傳。賓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
不言即位。是有故也。言即位。是無故也。先君有正終。則
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
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
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
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
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者。踰年即位。屬
也。於屬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
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弔。周人
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
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弔。以君下成。康為未久
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
臣乎。禮記傳。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
六日而後即位。禮記傳。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
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

喪至

禮記傳。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
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

日。以殊李氏也。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

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禮記傳。定公既奔亡之後。制

而始得即位。此制在李氏可知也。故書以著其要。以

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

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昭音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

憂為天下主。禮記傳。成王方崩。太保以冢宰命。桓毛

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

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徒回。先入。猶未

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

楹之間

禮記禮記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兩楹之間南面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故定

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

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國志

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不可以不慎宜戚宜懼一失幾會

或萌窺伺音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

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

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音諸行事為永鑒耳

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商而

立不正至於喪歸君女不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

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春秋詳

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倫斃魯之君臣罔

不盡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禮之足

言哉此所謂為永鑒者也

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日以謹之季

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

其禮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偽誘於利昭

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

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象

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

之乎受位下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

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

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儼然自以

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

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汪氏曰定公為逐君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特

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於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

臣之即位也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廬陵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九月大雩。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也。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詔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薛氏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啖氏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按雩者。以祈雨也。若特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立煬宮。煬羊讓反。昭公出為例。故有此分別。

月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官。聖人特書。必有會。謂煬公不如林放之。嘆乎。番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太子。及其吾。又默公為而立。立公之術。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自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自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弟。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術。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汪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官。已為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誦事煬宮。以徵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附錄。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預霜殺叔。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未可

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殺舉重也

穀梁子曰殺舉重也范氏曰建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曰建

殺舉輕其曰殺舉重也范氏曰建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

不中反之應於證反劉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陰氣

下之象何氏曰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君定公得位

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殺言其所

害也高氏曰殺草之難殺者也言殺君則草皆死矣

言不殺草則知君亦不死也汪氏曰或言春秋用

夏正引孔氏正義謂耐霜之殺為霜所摧是以為異

若十月預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

而不殺草也此年殺君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

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殺為霜所殺又

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玉莽地皇二年秋預霜殺君

亦謂其獨殺耐霜之殺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殺梁

得之疏曰傳嫌獨殺君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殺

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

而亦不殺重者不殺君然可知蘇氏之說亦近之若何

氏以爲止殺君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君為五穀

第三以比季氏其說亦鑿

敬王十一年晉定四年景四十四靈二十七年昭十

二年景九哀二十九昭八閻廬七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工喚反其言雉

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

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

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殺舉重也

穀梁子曰殺舉重也

殺舉輕其曰殺舉重也

不中之應

下之象

於其不殺

害也

言不殺草

若十月預霜

而不殺草

可知矣

何足以煩

亦謂其獨

得之疏

易長而難

而亦不殺

氏以爲止

第三以比

敬王十

二年

夏五月

然則曷

梁傳其

之兩旁

觀雙植中不為門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
 觀借天子也魯之借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
 此雉門兩觀其借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
 及而書實譏其借也○劉氏曰公羊云兩觀微也主災
 者兩觀也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
 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
 作不可序下災不可序上亦常理爾穀梁云災自兩觀
 始亦非也在氏曰何休云雉門兩觀借天子不可言
 雖在春秋中猶不書今考延廐南門之新作皆書而郊
 禘借禮皆不諱則雉門兩觀之作蓋在春秋之前故不
 見耳抑豈所謂新作南門者即雉門之類歟廬陵李氏
 曰此條公穀惑於僖官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
 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太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
 尊之也此說非大槩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
 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
 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左傳桐
 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
 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
 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
 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
 楚力竭矣於是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
 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

一京於宋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
 暴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陳氏曰此襄
 瓦也敗人之廬陵李氏曰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出閣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
 也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觀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
 可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周禮

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禮記明

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庫門制似天子

事事倍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

皆同

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

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何氏曰御廩桓宮唐宮西宮新宮臺社災大室至壞皆不言別舊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

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

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

命其敢乎背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

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孫氏曰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後而大之也

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其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胡變而

不知以為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高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既不言作言作

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為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

是魯之弊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者

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蒞其臣民者一朝化為煨燼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

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穀梁云其

先災不得不得曰雉門及兩觀災既災之後魯人修舊

理當先門門者出入處也觀者門飾也各順其序而

書之耳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

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言新有

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制度無損故曰

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

謝氏曰延既因舊而章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

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

外別有一門也

昭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

日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

昭九年 哀三年 定五年 景四十一 惠二十 昭

于臯黜
外不見答於晉故危而月之
二月公設作三月
閻以燕水沃廷
之弗得滋
棄殉五人
位三十三
益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葬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
于平中獲晉觀虎時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技

技 技 邾子君
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

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
邾君素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總九月而出會盟薄
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鄆所田州仇何忌並書二卿及
夫會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葬 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乘馬
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
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
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
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
其也明日禮不異特死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
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
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敬王十四年定六年景四十二年惠二十四卒
悼王十四年昭十景六哀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曹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

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交止此
二月劉文公合諸
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

後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二將以衰敵
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
以得志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
以得志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
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
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按左氏傳

林懋反

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

諸夏為

于為反

一裘一馬拘虘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

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

元老在焉若能暴

蕭反

明其罪暴行天討庶幾哉王

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禰矣

文戰於皆未嘗請命于

周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

諸侯無功而還

音旋

書曰侵楚陋之也

故書侵蔡

蔡人病蔡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故蔡伐楚
也書會于召陵浸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
故使救伐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
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
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
矣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馮王命之
重而不能討顯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矣功近而禍
遠矣不亦病乎高氏曰入春秋以來蔡人首叛中國而
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于諸侯而請伐
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
之可謂盛矣乃不能獲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
敗之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黃池之會
自此始也王氏箋義曰楚為不道晉率諸侯為蔡伐
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幾之襄陵許
氏曰梁丘據欲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
蔡侯自絕晉士歎以賂罷羗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
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
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末嘉呂氏曰召陵之會
於楚者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
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
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

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六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返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篋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為褒則知召陵之為貶也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此時者也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廬陵李氏曰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為為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為幸下以不能討楚為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作歸姓音生後同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項氏曰齊桓先侵

者壞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書滅沈罪公孫姓也

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書滅沈罪公孫姓也

呂氏曰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書以歸罪沈子

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以歸罪沈子

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罪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

又發蔡奉詞致討而覆腹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

位皆不仁矣所惡 於前無以先去聲後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翻之及哉高氏曰沈

不與於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逞其忿焉。夫蔡屢為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定不能恢弘霸業，求所以服楚而深蔡，一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於蔡，是重楚人怨蔡而深蔡，一沈則可嘉，乃復能為此舉，其亦不思之甚矣哉。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家氏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臯鞅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會諸侯，謂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命，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為不道，棄其未及設，宋以曹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汪氏曰：沈子嘉微弱，而楚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曹伯陽田弋荒淫，自取滅亡，故賤而畧之，不書宋人殺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鞅

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

煩刑書，若又共二徽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諫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祝奉少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鞅，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私，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黃紱，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王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篋，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
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弟
入尚年武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伯尚年
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
不在夷叔其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
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宮期藏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
說告劉子復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放
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紀非義穀梁傳後而再
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
攻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也杜預曰召
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
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鄭氏曰臯鼫鄭地城
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

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

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

國之諸侯則無以見音現侵楚之陋臯鼫之盟序與不

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重言諸侯劉子

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無會同有持相盟

者矣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

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并子單

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

可知矣薄宋之盟公不與會盡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

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

諸侯盟于宋危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

盟于危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臯鼫之盟則

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

曰諸侯盟于臯鼫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

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為此盟也蜀

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

晉之不復能主盟也左氏云將長蔡於衛

祝鮀私於襄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按踐土先書

蔡盟此妄也○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立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公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亦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王也春秋何喜哉○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合從陸氏為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

杞伯成卒于會

成作戊○莊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不言卒于師者○六月葬陳惠公○侯皆殯出會也

六月葬陳惠公

侯皆殯出會也

蓋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爾

許遷于容城

容城

四遷矣○許四遷皆受楚之命也○許至是蓋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至自會

襄公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至自會

襄公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致以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意致會故以上文侵楚書召陵為詳義與臯黜不日為與信辭又再言公為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乎揚故以臯黜為重而致之啖子所謂夫子釋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

張氏說亦發明○劉卷卒○卷音權公曰劉卷者何天子文公及之義

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卒○卷音權公曰劉卷者何天子文公及之義

諸侯也非列士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劉卷卒○卷音權公曰劉卷者何天子文公及之義

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高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臯黜之盟以疾

不與也○襄公曰王子虎馬於城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馬於城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

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穀梁云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二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是矣是王猛本正也穀梁謂其篡何哉

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

從赴告云爾禮記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

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葬祀悼公○楚人圍蔡楚為沈

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故圍蔡何氏曰囊瓦稱人者罪重異於凡圍也襄陵許

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廬陵李氏曰圍國自襄公七年

書楚公子貞後凡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

趙鞅獨此囊瓦將而書人○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

虞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

救唯中山是伐書即與師者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

於寡弱也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

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

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

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荀

吳首伐鮮虞以其挾詐故夷之此○葬劉文公外大夫

非詐襲故稱將稱師以著其暴耳劉文公天子畿內

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禮記曰葬非禮也高

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高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會為三公而有士為畿內

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蔡公周公州

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

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

蓋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

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

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

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冬十有一月庚

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囊瓦

出奔鄭柏舉公作伯宮作伯舉吳伯書葬伯傳

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

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內自豫章與

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隸冥阨子濟漢而伐之

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夫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入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

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
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武繁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死不
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武繁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
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
死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
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大
之其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
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馬君之義
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
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
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有有能伐楚者寡
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
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
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曰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惟何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惟何曰父不受誅子
友相衛而不相與古之道也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
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
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

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
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是日囊瓦求
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
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
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為是與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楚何以不言救也
地楚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去聲盟主不
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惡不悛音復又
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
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必
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
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

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以鼓故召陵

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

曰以者。師能左右之日以。吳為蔡討楚。從深

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

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

請會。逢其適。適逢其偶然之幾會也。謂非有救災恤鄰

從簡書。真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

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自是諸侯大小皆宗

于吳。曰。氏曰。吳進而書。子所以罪中國盟主之不振

諸侯之不君也。東曰。以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

皆楚吳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

記其出奔。特賤而稱人。不能死。難罪賤之家。氏曰。自

楚昭繼。以國事付之囊瓦。贖貨無厭。殺人不忌。以

至。內外離叛。莫有聞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

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

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齊之敗。書瓦出奔。誅大

臣之敗國。而春秋之情見矣。春秋書以師

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國而陵中國也。信二十六年。魯

以楚師伐齊。以夷狄而虐中國也。此年蔡以吳子戰

楚。以夷狄攘夷狄。而救中國也。三書以唯柏舉為善

故。蔡侯吳子皆書。爵以美之。廬。蔡侯曰。用兵以例

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

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

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至敗師亡眾。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作楚。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

而致死。必敗。可擊也。從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以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筮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

羊。昇我。以出。涉。雒。鉞。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繁。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繁王入之。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敗

吳師于雍。遂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何能。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鍾建負季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離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離。詩曰。桑亦不如。剛亦不吐。不悔於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連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威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聞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地。吳人。在其南。子期以王逃。王而已。為王守。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群小。而密爾。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卒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鑄金。初。宦於子期。實海。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取。以約為利。主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胥曰。勉之手。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秦師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存食上國。曾始於楚。宗亦君。父守社稷。越在草莽。奔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狀。不臣柯。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守飲。不入。曰。比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曰。是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王曰。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朝。徙陳器。徙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外。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是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君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郢都。楚都。文王遷。郢。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

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平
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
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
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集之耳。殺其父兄
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
魯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
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則其矣。故反狄之也。聖人
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
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
得春秋之法矣。其都猶不能守也。見楚之大
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亂也。前書吳
子褒之也。此書吳貶之也。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

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
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罪。其靈以來。憑
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
自以為有。則霸業可成。雖以繼齊。相晉。文可也。而夷
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趙氏曰楚君尋。友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殺梁。妄
為義說。不足取也。趙氏曰穀梁云。何以不言滅。欲存
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凡滅國。春秋未
嘗不存也。豈於楚獨存之耶。趙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
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卻缺伐蔡。蔡申。入蔡。皆
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
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
傳於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
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頗通。趙氏曰此條
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畧。文者非
也。書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
也。書日之說。穀梁注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
夫以赫赫楚國。而泱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
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宮入郢同。穀梁精矣。
至於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敬王十五年 定七年 景四十二年 靈三十 昭十
五年 四年 九年 靖公露元年 陳懷公柳元

年(一)唐公過元年(二)景十二(三)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四)三月(五)昭十一(六)魯廬十(七)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八)作正月(九)

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難至不可得而

享。故言我也。蔡之曷為不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

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近也。莊氏曰。蔡為楚

所圍。飢乏。故歸之粟。莊氏曰。此近之事。不足具列。諸

侯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

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是既破楚入郢。解

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

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昭二

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三十

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

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且。不書。諸

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其精。○於越入吳

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穀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

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於越者。發聲也。

不能。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

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向。越人。今日。於越。復

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魯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魯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魯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魯

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魯

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
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
陽虎子行之乎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

及視罪與暈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因事之

變以明神卒意如何以書卒見暗定公不討遂君之

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

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事見左傳昭公五年致辟音意如以明

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

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慈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暈何也曰以定公

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

為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暈遂之弑君也隱

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

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

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

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

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

誅則意如不免矣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

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亦宜乎家氏曰

春秋卒意如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宣公二年

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
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
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姑之子成子也子州仇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

人戰而自殺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

子期子蒲威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與王戰而

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

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何以欲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遂之穀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圍輿罷圍輿罷請先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訊逐公父獸及秦端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閻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壹蔭其祭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閻卒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充子難其又為諸遂遂賞王將嫁季辛李辛辭曰所以為女子遠夫也鍾建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也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子城襄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而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存不能王遇盜

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

敬王十六年晉定八年景十四年晉靖二昭十六年晉昭

六年晉定八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

滅許以許男斯歸速也

四遷鄭游速徧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

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

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為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柝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

其存一待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

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况以人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嘗滅陸渾之戎然以中國而滅夷狄則罪猶可知矣蔡公孫姓嘗滅沈矣然受晉令而伐沈則事無專

命今游速因楚之敗與兵威許無晉之命非攘外安內
 之師是弱晉而間楚耳此皆鄭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
 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廬陵李氏曰此鄭國之
 王自定六年鄭威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
 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
 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 ○二月公侵鄭 侵鄭取匡為
 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
 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體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聲鑑苟可以納
 之貨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
 乎大以之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傲小人以棄之
 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
 止 馬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王城許故晉
 命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孟斯初嗣卿也陪臣陽虎執
 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贊王室之義然不能聳罪致
 武僅為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於
 晉則實迫於霸令而非有漢王之實矣况是時陪臣執

國命其權亦不屬公也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
 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
 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
 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能公以出
 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難惟魯未叛故侵鄭侵
 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算於勇畜於禍以逞其
 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
 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
 之國何不 公至自侵鄭 周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
 書伐哉 陽虎專政以激魯於鄰國使衛 夏季孫斯仲孫
 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
 何忌如晉 侯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
 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
 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
 人執何知馬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
 寡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陽虎陪
 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
 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播首二子之使
 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
 云則止猶僕隸也方復為之請於霸主之國此其無所

忌必為亂之效也。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篡君亡國之禍。故錄之，以自其禍之所起矣。晉文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焉呼天子微諸侯，諸侯微大夫，大夫微陪臣，齊理勢然爾。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也。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續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侷焉為其所使，猶為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為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為知聖人之旨也。

附錄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乃公可為矣。於是乎遷都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胥孽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備沒戍周，且城胥孽。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

往其滅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澶而
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揚猶賈禍，弟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而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於鴉

酒焉，獻揚楯。食充反。六十，范趙方惡。如字，又鳥路反。其宰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音古禍也。范獻子果怒言

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反。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

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

出於列，知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

為家人通鑑曰家人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潰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

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禮記曰經書執始叛伯之

冬城中城禮記曰三家修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譏公不

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禮記曰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

之禮記曰三家張公之怨故懼而城焉禮記曰是時政

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禮記曰是時政

在二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眾修城以備外患哉蓋

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禮記曰李孫斯仲孫忌帥師

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禮記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

何闕文禮記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

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

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

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禮記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

之禮記曰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

守禮記曰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君

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聽

役也禮記曰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始於此

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

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

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諱二名况其他乎禮記曰氏

是公羊說無据禮記曰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

之亂也禮記曰社詛于五父之衢禮記曰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

敬王十七年

七年

景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晉定九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齊景四年

魯哀三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昭十四年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襄公十四年 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鄭之盟叛晉也 霸道隨諸侯散離盟始復也 此

蓋自是中國無股會矣 陳氏曰 特相盟有齊桓以來未

合也 于鹹志 諸侯之散也 家氏曰 于鹹于石門志 諸侯之

之始事也 是時天王辟儋之難 出居姑 齊景公不能

而勤王 義乃今日求之 鄭盟于鹹 明日求之 衛盟于

而皆強人之從我 非心悅而誠服 豈能小大翕然不期

會率會 逃皆齊鄭糾合之事 可與隱公初年對齊 齊人

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宮結 齊人重北

之罪 魯氏曰 善為國者 親近而遠信之 州內而外歸之

衛侯欺其羣臣 以給晉 其百姓以奉齊 齊之執結也

固非伯討矣 而衛之無良 又甚焉 從此觀之 孟子曰 今

又書侵所以重賤之也 挾詐恃力 夫豈圖霸之道乎 書

執結以侵衛 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 書法正同 聖人之

意見矣 魯氏曰 執其使伐其國 文加齊侯衛侯盟于

以乃其埋然 豈為重乎 穀梁之說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

沙 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 齊侯從之 乃盟于

瑣 瑣曰 結叛晉也 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而從齊 齊可以霸 而景不足望也 晉定之季 鄭獻衛靈 叛

人而與其若 結盟以叛晉 齊衛之非均矣 魯氏曰 執其行

使侵其國 以求盟焉 是劫盟也 何有於信哉 魯氏曰 執其

至哀元年 而伐晉矣 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 吳越之禍

未至於中國 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 尊事王室

輯寧中夏 則桓公之功 獨不可復乎 奈何今日之會 明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

齊師齊師聞之 墮伏而待之 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

苦夷曰 虎陷二子於難 不待有司 余必殺女 虎懼乃還

不敗 高氏曰 齊叛晉與鄭盟 故為鄭伐我 且報二婦之

圍 襄陵許氏曰 東夏諸侯 唯魯事晉 故齊伐之 景公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大雩 ○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年

敬王十八年晉定十年 景四十六 靈三十三 昭八年 宋景十五 哀三十 魯十二 曹靖四 卒 懷四 卒 昭
 信四昭十四 景十五 哀三十 魯十二 曹靖四 卒 懷四 卒 昭
 五昭十四 景十五 哀三十 魯十二 曹靖四 卒 懷四 卒 昭
 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入出顏高
 奪人弱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擊還且射子鉏中
 頗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用
 猛為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毀莊氏曰報國夏
 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七無鬪志 魯氏曰去年齊伐我
 西御有辭於我也今公復加兵于齊則無名矣魯政不
 復存公而三家者實使公至自侵齊魯氏曰侵齊本出
 公欲歸怨於公故也魯氏曰三家而三家欲
 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為下復侵齊起也張氏
 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
 親行改書致以危之

傳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鞅言於

後朝于莊宮

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
 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魯氏曰
 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
 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今乃興無名之師而加于
 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
 矣春秋繼賊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魯氏曰
 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
 功於是而齊氏曰一秋而兩大雩皆賈之
 及齊平矣其也 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
 其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
 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
 定公又不知敬而有寶王之竊世婦之淫陪○冬十月
 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冬十月
 附錄冬十一月戊午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籍秦送王巳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

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閻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閻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二月。公侵齊。救之。遂敗之。主人出師。奔陽虎。為不見。冊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為顧。虎曰。蓋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顧而無繼。為顧。虎曰。蓋客陽州。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高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為。然不往。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晉大曰。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為大伐楚。何以惡之也。穀梁之說。非也。○曹伯露卒。五年。其弟通弒之。

伐齊。是為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弒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襄公二十一年。宣以後十七。侵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揚伐。其能以乎。公會晉師于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子皆執。魯於是始尚焉。○莊八年。圍郟。之。救不書。齊師已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錐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莊八年。圍郟。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戎路。則皆公親帥師。而經皆止書師。不書公。故棊林之會。不言。

趙盾而言晉師在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在氏曰

里克荀息滅下陽書晉師宣十於以見人臣不可取

五年荀林父滅潞亦書晉師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式智於齊以移其

國李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

義行則不得為爾矣陳氏曰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

鄭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

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

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謂救者仗大義以拯

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

人之急者也晉昭拙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

卿惟賈是徇黨臣而抑君公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

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趙鞅之師此趙鞅之師

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同曰此趙鞅之師

也。不言大夫者君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

不會大夫之辭也公非出會也

公至自瓦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

之說胡氏於蔡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

爾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不以公

會大夫特因此又師師侵鄭遂侵衛

師師侵鄭遂侵衛澤趙簡子曰奉臣誰敢盟衛侯于鄭

也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或何曰衛吾溫

也馬得視諸侯將執涉他後衛侯之毛及於衛侯怒王

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

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

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

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

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

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

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

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

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

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報伊闕也遂侵衛高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

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

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報

不忠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
取朝也言遂晉始伐海國也襄之二十二年齊始伐
伐衛遂伐晉晉之始討與齊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
而晉書侵於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然成二年楚師鄭
師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遂侵衛雖
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
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
復從晉也魯法李氏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
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
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皆果著師掠境歟蓋
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李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侵衛魯法李氏曰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法李氏曰以其為晉與
其師之出為無名魯法李氏曰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傳云晉
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虐婦
姻之國陵兄弟之邦非出已意而迫魯法李氏曰冬衛侯鄭伯盟
於霸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于由漢魯法李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魯法李氏曰去年公侵鄭
此盟以固其謀魯法李氏曰○從祀先公魯法李氏曰李寤公鉏極公山不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
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魯法李氏曰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版
者五人魯法李氏曰貴復正也魯法李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僖也
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
取媚

蜀人馬山曰魯法李氏曰山字允南晉州昭公至是始得
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
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
苑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魯法李氏曰三藩絕其
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

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
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
反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
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
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
書禘又不書日圖氏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
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
去三桓而代之以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
為祫耶宜曰大事于太廟為禘耶宜曰禘于太廟為
時享耶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
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
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於
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誠善而
惡而功善弗與也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
之上此二事也間見音事出陽虎而不可
無他文同辭而書之

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之祀始正其禮也禮曰從祀者何順祀也魯
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
武公場公在所當禘信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
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為
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
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
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
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
之下盜偽之迹禍亂之變彼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
一陽虎而已哉禮曰三傳皆以從祔為順祀閔
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
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盜疑已祔祭祖廟
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以
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信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雖
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
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
陵君猶信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
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哲禮曰從祀之說三
傳及諸家皆以為正閔信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
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

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為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為而非李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官廟必舉其盜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為昭公無疑也

盜竊寶王大弓

王辰將享李氏于蒲圃而殺之戒曰李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首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乍謂林楚曰而先皆李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救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欄而驪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則陽虎說中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李氏之廟而出陽虎者曷為者陽關以叛

也李氏之宰也李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李氏李氏專魯國陽虎拘李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然而餒其板曰其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李孫謂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潤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踈馬而由乎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試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既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得免自是封圭也晉寶者何璋判曰方繡質龜青純采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成也周公受賜戴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微賤之稱寶王大弓國之重器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為國可知也常國之重器國之重器而盜得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何氏曰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

駮

也李氏之宰也李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李氏李氏專魯國陽虎拘李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然而餒其板曰其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李孫謂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潤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踈馬而由乎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試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既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得免自是封圭也晉寶者何璋判曰方繡質龜青純采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成也周公受賜戴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微賤之稱寶王大弓國之重器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為國可知也常國之重器國之重器而盜得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何氏曰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

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鄆讎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邱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賈命也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違失寶玉大弓則書失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違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魯厲公受此寶玉大弓則人君不能德大弓象武先以文德武功受此寶玉大弓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昭公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附錄

子大叔為政

敬王十九年昭定十一年景四十七年靈三十四年
公越元年也僖五年景十六年哀
三十六卒昭十五是闔廬十四春王正月

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微殺晉柝而用其柝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子然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萬救邁反○得寶玉大弓左傳

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閔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

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缺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變之書。得之書。書。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木目羞也。惡得之。得之。提以解衆也。

穀梁子曰。寶王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

始封之圭。戎。

武王征

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

音封。

父之繁。

扶元。

弱也。

杜氏曰。黃。黃。王名。封父。

子孫世守。

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

易代弘璧琬。

於阮。

琬。

以用。

天球。夷玉。兗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

蔡氏曰。皆先王所寶器。物。弘璧。大璧也。琬。琬。主名。球。鳴球也。夷。常也。兗。和也。自古之巧。

工垂。舜時共工。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

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

其政。陪臣擅權。

陪。重也。大夫為諸侯之臣。雖家臣又為大夫之臣。故曰陪臣。

先公分。

扶。

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

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音不

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

不敢忽矣。

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

盜。微者不可再見。魯失寶玉大弓。三傳之說

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

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

定公見竊於陪臣。迨夫陽虎以為無益於近用。祇以

為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誥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寶玉大弓。收刑之失。一至於此。豈不重可憐耶。意納宮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始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已之所有。故春秋譏之。

曰左氏云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按得者對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穀梁云不地蓋也按錄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為名且書籍猶不蓋善地有何蓋乎

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於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為榮適以彰其失之耻耳

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也此說得之陸列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寶若左氏以為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為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名哉蓋既奔而定者獲之耳又曰是年孔子年五

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沒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露下東郭書讓登犁爾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鉞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雞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難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下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

當其半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師師圍亡在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放驂而杏於衛不侯賞犁彌犁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帛而衣貂制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服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之與之平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也

杜預此伐晉也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蘆桑至良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

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杜預曰杜預云以不諱乎或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乎

齊衛伐盟主故不書伐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乎

齊衛伐盟主故不書伐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

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

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自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同。曰。致地者。夾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紫。故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茨。或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故得意。故致也。
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息亮反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立知禮而無勇若使乘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報反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呼報反而裔夷之倖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彼力反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

道孔子世家魯以二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

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

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

於是歸郟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

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音焉

曰使魯多其車徒眾其兵革備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

辭以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

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疆以道而

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疆弱也

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或問夾谷之

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

曰犁彌言於齊侯曰孔立知禮而無勇若使乘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倖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

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疆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致危之也。劉氏曰：穀梁謂以地致危，致皆以地，此常例爾。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

齊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彼他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左如樹何於是執彼他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他。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納。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他亦遄矣哉。齊侯使晉有以報齊。

則齊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家語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屬

齊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

以服人也。此後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鄆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歸。齊人為是來歸之。程子曰：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辭在京八年。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

傅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桓三年，謹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謹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

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

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言來言歸者，彼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義而歸侵田，此綴之。斯來之效也。

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息亮事。具左

右司馬以從。才用。至于會所以禮相見。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之禮相見。

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之禮相見。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之禮相見。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之禮相見。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之禮相見。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之禮相見。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之禮相見。

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寡見篇仲尼川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

儒故也如用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

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天子之

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

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

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

喪息浪反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

嫌之有東門曰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

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齊西言取讎聞言取

鄭讎龜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

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寶同齊強於天下伐盟主合諸

侯于鄭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

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

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孔子夾谷

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

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良人之天譬如干羽

格有而弗任智者所能測也取濟西取汶陽

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

非彼自以歸也唯鄭讎龜陰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

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謂自

之華心其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

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

茲無還之對陋矣

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為大司

寇于魯

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墜三都蓋聖人以王道

化齊魯

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

齊魯人

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

穀梁及史記

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

歸汶陽之

語失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音后又下蒲反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

公若貌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邱宰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為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叛武叔懿子圍邱弗克邱師復圍邱弗克叔孫謂邱故叛邱師復圍邱弗克叔孫謂邱無盜縣東南有邱邱師復圍邱弗克叔孫謂邱邱師作費邱師復圍邱弗克叔孫謂邱工師駒赤曰邱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駒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從之齊使至駒赤與邱人為之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從之齊使至駒赤與邱人為之宣言於邱中曰侯犯將以邱易子齊人將與邱人為之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從之齊使至駒赤與邱人為之光懼駒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邱人為之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從之齊使至駒赤與邱人為之也備是知也而得甲於子以備人欲以此偶魯必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從之齊使至駒赤與邱人為之多舍甲馬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邱將不駒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駒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善之駒赤先如宿侯犯駭每出一門邱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駒赤曰叔孫

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駒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駒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

邱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邱叛不書于策書圍邱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邱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并祿去公室二章疑皆定公時語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烏故反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字如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

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國社氏曰大天攻叛

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敗而敗著也

夫事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

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真侯之屬皆

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

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

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僚

屬駟赤多方為詭譎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

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詆詭欺誣為不誠下

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

保有國

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國社氏曰辭使非大譴而諛言乘之罪

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

且挾諫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國社氏曰作地後同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有白馬四公變向地而奪之地懼將走公閉門而泣

地怨使其徒決地而奪之地懼將走公閉門而泣

地怨使其徒決地而奪之地懼將走公閉門而泣

邑自夏至秋而圍以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國社氏曰大天攻叛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宋公信諂而刑罰無

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謀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
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社曰謝致郟也齊以致
郟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周曰
谷之會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郟奔齊齊人又致
是以叔孫○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字下
如齊謝焉○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字下
宋字彊苦侯反云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
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
陳社曰暨與也宋公寵向雅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
臣出奔虛請自忿補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
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
率出奔称名亦罪之也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雅徒回地怒
扶反穀乙雅奪之雅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
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子為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求在古况吾兄也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其弟云者美宋公以璧雅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

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

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暨臣
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
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
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夫

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音仲佗石彊見脅於

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不能以道事君為辰彊

牽而去故曰暨交譏之也。圖辰曰何休云辰言暨
者明佗彊與俱出非也若然辰罪為輕何故反序
上字又何為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猶暨也。不
已也未知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
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也暨之意彊也親也故曰
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圖辰
如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彊為辰所脅以左
氏事迹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
如公穀說則與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事迹相左

獨謝氏曰仲佗石彊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絕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為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仲佗石驅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以主公毅疑得經意

敬王二十有一年晉一十三昭二十景四十九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

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

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

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從之犬為宋患寵向睚故也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

詞得已而巳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

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

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才用之別其罪一施

之故不稱暨而稱及暨非欲之也有不得已

已而不得已者乎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

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可

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况據邑

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辰言及者後及

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入逆詞

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

矣羊註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暨字為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字屬仲佗石

疆下及字屬宋
反為可疑

之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還音旋泣公穀作在平六年侯鄭

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始叛

魯孫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

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共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此晉

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我志諸侯之散春秋之所以

始終也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所以

惡而請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誘憑沮昏其間則無

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犁也魯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

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

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

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夏葬薛襄公

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

春秋書薛卒者三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師墮郟

墮許規反後同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費人

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

尼命申句音須樂頌音祈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

曰制國不過千乘繩證反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

百乘以此坊同與防民諸侯猶有叛者見坊故家不藏

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

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

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色角反有叛者三家

亦不能制也常三家不能制至屢圍而不

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三家不制至屢圍而不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音都

未流之患可勝言哉費叔季所食邑一大夫宰更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宋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

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

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

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

所惡鳥故反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

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

音月而可三年有成宋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

亦自削弱可復止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

了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歛處父一說破

力足以抗也王氏曰墮邑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

強於邱故也費叔孫墮邱季孫墮費以是為

三家之願也三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

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

不即人心之論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

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

疑也張氏曰毀其所待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

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
侯犯之疾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
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皆
以叛為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邱皆墮獨公斂處父
特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眼雖定公圍
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
孔子孟孫惑於為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
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公斂處父曰三家之城
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
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
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
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却墮費者三家之有墮也成
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三家聞夫
子之言而不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父
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
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
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女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
孔子何胡氏以為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
然也廬陵李氏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踴於墮都之下云然疏曰不踴有二
按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
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

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踴齊人遂懼來歸四邑
矣及仲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亡口誅少正
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踴三月於是有墮却之
事又曰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寇司
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
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
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
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
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
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曰孟氏曰聖人為政所
謂立之斯立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觀
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
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為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
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
之耳公羊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
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
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
邱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
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威
化季孫且使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
而以為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

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甯以費叛前此十
年侯紀以邱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刑
於魯而後墮之耶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設○十有一月丙寅

也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為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

圍成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為

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改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力檢處文謂孟孫曰墮成齊人

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儻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乎天子令行

平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摧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墮邱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

服公親圍之經書二子墮邱費而獨其致危之也

書公圍成晉公之弱不能墮成也

不致致圍成者魯與之如列國矣

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

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息亮

事然後誅少詩照正卯與音聞國政三月而商賈音

信於市男女別筆列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

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於是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以遺魯君魯君怠於政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

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

等必肆疑沮反在呂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至

反亦不能為患蘇氏曰雖其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

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陳氏曰成孟孫之

書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家之強孟氏為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成墮易

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

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魯人者聖人也夫子用於

武孫毀聖人者孟懿子學於聖人者聖人也夫子用於

魯而叔孫首墮邱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

行於其所難者未為喜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為可

惜耳五經曰孔子為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

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不墮

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為

於仲尼抑李路亦未必在此行也魯人者聖人也夫子用於

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李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

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

都事費邱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乎李孫三月不

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李孫三月不

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肯墮成次

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邱之叛存為叔

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

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

子意也夫始伐之至班師時德而不免如三苗命有崇

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墮師時德而不免如三苗命有崇

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意但中尼

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

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為委吏

則必會計常為乘田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制

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
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
斷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
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圍大蒐
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
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
為十二年事也高氏曰春秋書公行凡一百七十六
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
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
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於此致焉蓋桓
公弒君自立敢外交夷狄又助篡伐鄭踰年始還故
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桓桓外攘夷狄
內安諸夏爰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虞
也唯壯立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
間齊楚爭伯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至焉
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
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
秋之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
亂之世矣高氏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厲千乘
之尊而親圍國中之邑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為大
之乎又云何危爾邊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黃齊魯

交刑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

且辱於陪臣以得反為幸耳

敬王二十有三年昭二十五年定十五年昭二十二年景五十一昭四十四陽五

閔五昭十九景二十一昭二十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

葭無衛侯字葭公作瑕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曰可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

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

唯邠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黃載

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无晉師乃止莊氏曰二君

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垂葭一名耶氏高平鉅野

縣西南有耶亭書曰書不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夏築蛇淵圍

昭九年即圍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
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耨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死圍
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圍猶可無民可
乎于以見魯之無民益甚也襄公許氏曰魯政不脩而
非特勤民築圍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不克歸
而力此何振之有高氏曰魯國之圍一而已成築鹿圍

招築即園定築蛇淵園何園之多也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服疆都此已墮國家間豈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所

衛公靈孟彊帥師伐曹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謂邯鄲

知以禮為國○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友遂殺

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重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按左氏趙鞅謂邯音邯卑音卑午曰午鞅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如字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

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反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

鞅之入拒范中行戶即也而直書曰叛何也范氏中

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人

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已為人後世大臣有

困於讒間去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李光

強傳相州北却之敗魚朝恩蓋其策謬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老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亦未明人臣行其在徐州擁兵不朝憂恨成疾而卒

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

者不赦之罪范中行而不知君曰叛入晉陽以拒

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士與女之罪義故聖人

鞅非始禍皆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

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朝

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變於知文子無

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

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

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

盤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

睦可盡克也克之若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睦

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社氏曰朝歌屬汲郡在社氏曰朝

歌衛之舊都衛徙楚立朝歌後屬晉

按左氏知音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

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

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

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

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泣

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

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

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

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文十五年十七

年盟會于亳不序諸侯

襄十六年盟溴或賤而稱人文九年拔鄭十

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

梁不序大夫

十五年十七

文九年拔鄭十

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

梁不序大夫

十五年十七

文九年拔鄭十

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

梁不序大夫

十五年十七

文九年拔鄭十

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

梁不序大夫

十五年十七

文九年拔鄭十

四年納捷菑十七年伐

梁不序大夫

十五年十七

文九年拔鄭十

宋宣元元年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六年滅申氏
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六年執宮邾子十八年執石
買十九年執邾子二十六年執甯喜三十年會澗淵
昭十三年執意如三十三年執叔孫定元年執仲幾
六年執樂祁哀四年或書侵以陋之書侵楚八年書
執戎蠻皆貶稱人侵鄭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現下
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貶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楮允食
反也蔡侯從焉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
室自是不復扶反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
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晉鞅
入晉陽私邑也宣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
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
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貨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
午之故與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

以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
大夫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
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
其君真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晉六卿二荀氏荀寅
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
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
家分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
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
之邑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
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
命也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
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
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
入無君命也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鼓反。下同。詞也。韓魏為。于偽之。

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

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接於

反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

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

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音闕於鞅奉行

天討以警亂臣。又亢苦浪反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

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鞅而後書歸。則失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

也。叛臣至於書歸則失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

之本也。善復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

無罪而歸。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

於晉也。

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

是人主可得而脅。所業反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

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

實欲脅君取國者。後漢書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

亂四海臣聞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則此

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取讓等以清姦穢。則此

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君而及書趙盾侵陳書

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

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弒帝帝即位益封梁冀

萬二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

書令皆以幾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叛與歸

之意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據禮臣無專士

藏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疆而正國朝是末大而

本小也。又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無君命故

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

心而與兵伐之是逆亂也。但以君宥而召之故書歸

且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

至鄙近矣高氏曰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範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脫使鞅初入晉陽本在荀範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士興兵此豈可赦乎况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氏曰按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大傷教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此如字**莊氏曰**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
監平穎川常秩曰**朱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

尺者有罰

刑者被刑者被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也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也

秋稱國以弒者四言弒庶其晉弒州蒲曼弒齊薛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

附錄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釅而告之史釅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

子平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釅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解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

敬王二十有四年昭二十九年定十六年昭二十二年景五年昭三十一年靈三年昭三十四年**昭二十九年****昭三十四年****昭三十八年****昭四十一年****昭四十四年****昭四十七年****昭五十年****昭五十三年****昭五十六年****昭五十九年****昭六十二年****昭六十五年****昭六十八年****昭七十一年****昭七十四年****昭七十七年****昭八十年****昭八十三年****昭八十六年****昭八十九年****昭九十二年****昭九十五年****昭九十八年****昭一百零一年****昭一百零四年****昭一百零七年****昭一百一十年****昭一百一十二年****昭一百一十四年****昭一百一十六年****昭一百一十八年****昭一百二十年****昭一百二十二年****昭一百二十四年****昭一百二十六年****昭一百二十八年****昭一百三十年****昭一百三十二年****昭一百三十四年****昭一百三十六年****昭一百三十八年****昭一百四十年****昭一百四十二年****昭一百四十四年****昭一百四十六年****昭一百四十八年****昭一百五十年****昭一百五十二年****昭一百五十四年****昭一百五十六年****昭一百五十八年****昭一百六十年****昭一百六十二年****昭一百六十四年****昭一百六十六年****昭一百六十八年****昭一百七十年****昭一百七十二年****昭一百七十四年****昭一百七十六年****昭一百七十八年****昭一百八十年****昭一百八十二年****昭一百八十四年****昭一百八十六年****昭一百八十八年****昭一百九十年****昭一百九十二年****昭一百九十四年****昭一百九十六年****昭一百九十八年****昭一百二十年**

式衛趙陽出奔宋景○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來奔奔宋

公叔戌將去起呂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

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喪息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

富見惡烏故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

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

幾乎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於

為而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

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

今戌也恬富而驕素無國中譽乃欲以正君自任

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

亂之所從始

難也使然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范中行氏雖信者死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也安于曰我乃縊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歿吾死莫矣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

二月公作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祥歸孫佗子佗徒河反祥子郎反佗作倉七良反

以不死位為重高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夷狄滅諸侯

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耳家氏曰楚

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

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合陵之會頓子在

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

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亡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

滅頓誅楚而罪陳也家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強

而戒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凡書戒又書以

歸及名者非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與

志也○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

又及其所與是○五月於越敗吳于攜李吳子光卒以

以其國聽之也○作醉吳伐越越子句踐禦

之陳于攜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

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

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日越

子因而伐之犬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

取其覆遂卒於陔去攜李七里吳之殺而父平則對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志越王之殺而父平則對曰唯

按左氏吳伐越句反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

行反即屬章欲反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

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

于攜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

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古外稽古之上

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

音扶下差初佳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日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以水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

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用見光玩女戒身以為殘

民伐國之戒家曰書於越卑之也吳雖用夷禮而

太伯之後且有攘楚之功春秋於拍舉之戰固嘗褒

之矣越乃襲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議

其後也是故始書越至入吳而書於越賤其援楚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一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齊侯衛侯

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勳小王挑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魫奔周小王挑甲

于朝歌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難氏云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著齊不能定衛

難公至自會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秋齊侯宋公會于

洮洮曹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

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洮曹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

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

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

相公之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

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彼三國之君實熱與之俱

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

戰國景公亦有責焉書二會皆敗也○天王使石尚來歸

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天王使石尚來歸

張服市軫反周魯之交止○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

服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相實也○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

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扶不名石尚欲書春

秋曰又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服貴復正也

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祭社之肉盛以俎

肉曰俎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

不助祭而歸俎非禮也○受俎禮也歸俎非禮也

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

尚忽為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拳拳如此

蓋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受俎禮也歸俎非禮也

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

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

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魯是以為禮乎春秋之終石尚歸俎於定公

於仲子龍妾媵而瀆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俎於定公

輕宗社而棄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

首故書以示貶焉然歸賄為禮之變故啗以冢宰而稱

名歸服乃禮之常故石尚為賄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直書

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賄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直書

蓋非賤矣魯衰矣○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

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

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

奈何孔子以為臠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服

之意何足以感風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微貢不脩祀事不相父矣朝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王乃以振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有為之秋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請行賑於魯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乎王人至則○衛世子蒯聩出奔宋五怪反○傳書之何足為祭耶○衛世子蒯聩出奔宋五怪反○傳謂疾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此太子蒯聩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及彼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帝而走曰蒯聩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逐其黨故公孟雅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

是故許而弗為以紿余死也
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聩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無道補侯惡而逐之又無殺已之意太子以小小去之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其太子之不孝蒯氏曰善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則以罪蒯聩也善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臨江劉氏曰左傳叙蒯聩事曰蒯聩欲殺夫人子謂蒯聩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蓋乎蓋蒯聩聞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蓋乎蓋蒯聩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

淮則帝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感於南子
 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
 不耻召宋朝。固亦不難逐。則曠矣。此其真也。不當如
 左氏所記。及則曠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
 家也。則曠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南子
 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其世子者。南侯之辜也。
 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
 子之請。謂則曠欲就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
 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諛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
 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謔言。而非當時之
 實錄也。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
 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
 子。豈亦與之乎。竊考則曠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
 終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
 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
 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則曠欲殺母。得罪於父。
 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則曠之有罪明矣。何
 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
 居。則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

情一也。然則申生則曠之賢否。雖異。而

衛靈公之聽說。則同。故皆書世子。

公孟彊出奔。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在志殺其

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慶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

寵發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大蒐

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大蒐

千比蒲。比音毗。五年。為若數于此。則書而幾。亟若緩。於

此則書而幾。罕。張氏曰。鬼而邪。子來會。則公親。鬼矣。而

不書公。以軍政不為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

所為也。曹邴孫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之

觀魚于棠。公狩于。隱桓之時。政猶自公出也。自昭之

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也。○哀

二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忘邾子會公

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漸所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

矣。雷易馬曰：大蒐，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僭諸侯之禮，以為蒐，終也。僭天子之禮而為大蒐，是尚忍言之哉。

邾子來會公。會，公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邾當修朝禮。言公不受于朝，則言曰：書者，非邾子會人于都，如入人。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為會。公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潛蒐而諸侯來會，毋乃太過乎。康公曰：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是在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公及齊，遇穀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城，音甫。莒父，音甫。城，音甫。公及齊，遇穀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城，音甫。莒父，音甫。城，音甫。公及齊，遇穀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同列。謝氏曰：方墮費郈，又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首而已。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賤也。此率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且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昭定十七，景五十三，靈四十七。昭二十，宋景二十二，惠六。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公受王甲。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焉。夫禮，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終，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音牛。編食其身，災不敬也。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一處，以至死。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死。○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按左氏吳之入楚定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于為是楚滅

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

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

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召陵之會類胡之告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胡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祭三月故至五月乃郊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祭三月則當改

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讀卜下而從則但書郊之尚時以譏其慢耳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臚俎于大天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

致失時也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壬申公薨于高寢賜多言者也高寢非正也賜不卒言而中是使不於路寢失其所葬也內卒凡十個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

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定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立正當可以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

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階禮莫之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後歸疆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葬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廿五

廿五

母焉耳。○**五**成風發嬴齊歸尚以妾母稱夫人小君。豈以定公正夫人而反不稱夫人小君乎。蓋信宣昭即位久遂尊妾母為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車號也。○**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附而書其夫人也。如氏要為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也。○**邾**滕魯之與國也。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魯**至弱也。而二君為非禮之會。况強大乎。○**齊**魯之喪會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備也。○**丁巳葬我**

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葬**事禮也。○**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祥也。○**葬**速則不懷踰則備雨經月不止者有矣。及期而遇將止以俟之是備也。○**雨不克葬**議不能葬也。○**日下昃乃克葬**自中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忍

○**日下昃乃克葬**自中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忍

○**辛巳葬定姒**。○**葬**定姒不稱小君不詳經意。○**臣**○**子**○**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

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真也其震也先重而後輕

○**曾**子問篇。○**同**特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莫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奠祭亦奠之類也。○**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如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如氏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日如氏卒。非夫人也。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不稱夫人。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備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未踰年之說。

冬城漆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前年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喪鄰子來奔事魯謹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來問以伐真國齊人問罪而取謹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左氏云書不特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何以掩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